

名家说 佛

◎ 吴平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佛



1200321007

名家说

◎ 吴平 编 北京国学馆出版社

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说佛/吴平编. 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. 2

ISBN 7-5013-2084-5

I . 名… II . 吴… III . 佛教—文集 IV . B9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4024 号

书名 名家说佛

著者 吴 平 编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(010)66126153 传真(010)66174391

E-mail Btsfxb@publicf.nlc.gov.cn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9.7

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222(千字)

印数 1—5000

书号 ISBN 7-5013-2084-5/B·105

定价 18.00 元

前 言

无论是在苍松翠柏的名山胜地，还是在红尘滚滚的文明都市，你都能看到黄墙青瓦的佛教寺庙，金碧辉煌的佛殿亭阁，庄严安详的佛像雕塑。当你置身于其中时，或许会听见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一类的说教；当你看到善男信女在顶礼膜拜、虔诚祷告时，或许会感受到佛教对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。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佛教，其实，这仅仅是佛教的一个方面。

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，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，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，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精密、深邃、严谨的思想体系，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，渗透到哲学、伦理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。正是因为有了佛教，中华文化才显得异

彩纷呈，回味无穷；正是因为有了佛教，才使得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大彻大悟，什么是大慈大悲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佛教看出了世人在精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，将贪欲与无明看作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，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对此不可过于执著，否则就会产生烦恼乃至痛苦。佛教劝人一切放下，将名利视为身外之物，摆脱一切烦恼，超越生死轮回，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澄明清静，从而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。在各种宗教中，对宇宙人生真相的解释，应该说佛教讲得比较切合实际，这就是中国的佛教信徒超过其他宗教的信徒、佛教寺庙多过其他宗教寺庙的原因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佛教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逃避现实，而是积极面向社会，面向人生。佛教从不号召信众脱离现实生活，人人去做苦行僧。佛教并不认为出世与入世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精神状态，而是在宗教实践的基础上将两者统一了起来：先有出世之宏愿，然后有入世之壮志；先能看空一切，然后才能奉献一切。佛教的出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，然后又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下干入世的事业。

当今社会，以科学、理性、实用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果实是甜与苦交织在一起的。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，人的物欲也在无休止地膨胀着。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激情追求物质享受，种种浮躁、焦虑、烦恼也随之而至。因此，佛教的种种法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，如用“不执著”来驱除烦恼，恢复人们那被扭曲了的自然本性，用“无常”来遏制物欲横流，用“无我”来安稳人们浮躁的心情，用“一切放下”来面对人生的荣辱得失。此外，

佛教主张众生平等、自利利人、慈悲济世，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合；佛教的五戒、十善等道德规范，也有助于净化心灵，完善人格。

正是由于佛教有如此之大的魅力，所以历代的帝王宰相、文人墨客大都尊崇佛教、研讨佛学。他们无不从佛教中汲取精神力量，佛法与他们的灵魂融为一体，佛教最终成为他们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。进入二十世纪后，佛教那震撼人心的精神作用、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，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，也受到了世界各国名流学者的关注和评论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当今社会，对佛教抱有一知半解的人甚多，他们以为只要烧香拜佛，就能得到佛祖菩萨的保佑，消灾解难，好运当头。他们还不知道学佛是一种解除烦恼痛苦、追求人生真谛的积极行为，他们还没有品味到钻研佛学是一种精神享受。

佛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智慧，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即使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古老的佛教仍旧能焕发出精神的魅力，启迪智慧，净化人心，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。为了帮助世人了解佛教的概貌，本书选编了现当代中外著名学者、作家对佛教的评说。这些评说大都以睿智的眼光、深入浅出的语言，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。世人在读完本书后，如果能增长佛教智慧，感悟人生实相，升华精神境界，那我们就感到三生有幸了。

目 录

佛祖菩萨 篇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佛陀 | | [斯里兰卡]毗耶达西(3) |
| 龙树和世亲 | | [日]池田大作(13) |
| 观音崇拜之由来 | | 许地山(30) |
| 地藏菩萨 | | 白化文(34) |

佛教教义 篇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| | 梁启超(39) |
| 四圣谛 | | [泰]阿姜·查(57) |
| 照见五蕴皆空 | | 林清玄(68) |
| 无常之恸 | | 丰子恺(72) |
| “无我”与“自我” | | 楼宇烈(79) |
| 佛教的涅槃——它在当代思想和生活中的意义 | | [日]阿部正雄(85) |

佛教源流 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印度佛教的起源及其兴衰 | 苏渊雷(99) |
| 中国佛学的建立 | 冯友兰(105) |
| 隋唐佛学之特点 | 汤用彤(117) |
| 藏传佛教密宗 | 李冀诚(123) |
| 日本的佛教 | 杨曾文(131) |

佛教文化 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| 吕 激(165) |
| 中国佛教哲学 | 杜继文(172) |
|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 | 金克木(177) |
| 读戒律 | 周作人(186) |
| 论佛典翻译文学 | 周一良(193) |

佛教修行 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学佛的基础 入道的要门 | 周叔迦(205) |
| 五戒及其内容 | 圣 严(209) |
| 冥想禅定 | [英]关大眠(221) |
| 佛教的现代智慧 | 霍韬晦(232) |

佛教与中国文化 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| 赵朴初(247) |
| 佛教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之影响 ... | 钱 穆(255) |
| 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| 方立天(264) |
| 佛教与中国文学 | 孙昌武(271) |
| 佛教与中国绘画 | 潘天寿(283) |
| 佛教与中国雕刻 | 常任侠(291) |

壹

佛 祖 菩 萨

〔斯里兰卡〕毗耶达西

◎「佛陀」

〔日〕池田大作

◎「龙树和世亲」

许地山

◎「观音崇拜之由来」

白化文

◎「地藏菩萨」



佛陀

[斯里兰卡]毗耶达西

伟大的宗教——佛教创始人佛陀，生活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北印度，姓乔答摩，名悉达多(取得成就的人)。他的父亲净饭王，在尼泊尔边境的迦毗罗卫城中治理释迦族的国家。拘利族的公主摩诃摩耶，是净饭王的王后。

五月的月圆日，印度的树和花枝繁叶茂，果实满枝，人、鸟、兽都心情欢畅。这时摩诃摩耶王后已身怀有孕，依照当时的习俗，正从迦毗罗卫城去提婆陀河城的娘家分娩，当她行至两城之间的蓝毗尼园，在盛开的娑罗花树下手扶树枝稍事休息，生下了一个儿子。

蓝毗尼园，位于波罗奈（现在的贝拿勒斯）以北的100英里处，在该地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。即将成佛的悉达多太子降生处，三百一十六年以后，阿输迦王在这个著名地方树立了一根大石柱，以纪念这一盛事。石柱上刻有敕令五行，九十三个阿输迦时代的字，其中有“此是释迦族圣人佛陀降生处”字样仍然依稀可见。石柱“像刻时一样脆”，在过去

3

佛陀



佛陀



曾被雷电击中。公元七世纪中叶，中国的译经兼旅行家玄奘还看到过这根石柱。后来在1896年被发现并鉴定为蓝毗尼园遗址，要归功于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孔宁汉先生。

母后摩诃摩耶产后的第七天就去世了，由其妹波闍波提·乔答弥将太子抚养成人。太子虽然是在物资极其丰富而豪华的环境中长大的，但是他的父亲未忘记给他应受的教育。太子精通了各方面的知识，在武艺等方面，超过了别人。

但是，太子从幼年时代起，就被慎重关注着。太子长大时，其父的热切希望是：他应结婚成家，作为他当然的继承人。但他却担心太子受到当时婆罗门的感染而去过苦行生活。

根据当时的习俗，太子年十六，就与拘利族善觉王和波蜜塔王后的独生女、他的表妹耶输陀罗结了婚。耶输陀罗与太子同岁。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富贵，并不缺乏任何东西，无忧无虑，但是他父亲的关怀却使他成为“囚犯”、成为世俗心理的人，但所有的努力，均不起作用。净饭王尽量不让太子看到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事态，这些更加促使悉达多太子的好奇心，更加提高他寻求真理、寻求解脱的决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，太子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。据书上说，他看到了四种景象：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，第二次看到了一个皮包骨、极端不幸且可怜，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，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，抬着他们可爱亲人的尸体去火化。这些痛苦的景象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。但是第四种景象，却使他长久难忘。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，态度安静，沉着、超然和自立。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静生活的人，是要寻求真理、解决生命之谜的人。出家之念，于是在他的心里开始萌生。在回宫的途中，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，一种令他心悸的苦恼和不愉快的情感，于是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。他越是与宫墙外的世界接触，他就

越相信世间缺少真正的快乐。

在一个静寂的月夜(七月的月圆日),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:

生命的青春年华,在老年中结束。人的官能,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,却不起作用了。当疾病悄悄地入体内时,强壮的身体就突然失去活力和健康,最后死亡降临,这似乎是突然的或意外的,结果是结束一期短暂的生命。他相信一定有解脱这种苦痛的办法,有逃脱年老和死亡的办法。

这样思考之后,他的“青壮骄”、“无病骄”和“生命骄”都没有了。他看清了这三种虚幻骄傲的危险,被一种强有力迫切要求所征服,即探求不死、了脱生死,不但为自己探求,为自己解脱,也为一切苦恼众生探求,为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而努力。他的深切悲心,促使他寻找菩提和佛果;现在悲心鼓励他走向伟大的出家,为自己打开俗家生活牢笼的大门;悲心使他作出毅然的决定,直至最后别离时深情地向怀抱婴儿熟睡的爱妻看一眼,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。

当时他二十九岁,正当华年,在美丽的耶输陀罗为他生产独生子罗睺罗的那天,别离使他更加悲伤和心酸。他自己离开了王宫,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舍弃娇妻、爱子和慈父以及具有权威显赫的王储之位,打扮成一名贫穷的苦行者,隐遁于幽静的森林深处,过着苦行僧的生活,开始寻求生命的永恒真理,寻求脱离烦恼的最高境界——涅槃。

为寻求医治人生生命的方法,他自己承担了这一高尚使命而毅然出家。他曾追随阿逻·迦罗摩和郁陀迦·罗摩子两位著名仙人,他希望他们作为导师,会指示他解脱的道路,他修了定,并尽可能达到了最高的定境,但是不满足他的愿望。他们





的知识，他们玄妙经验的境界，不能满足他所渴望要追求的东西。因此，他离开了他们，去继续寻求他尚不明白的东西。

他到处漫游，最后到达伽耶尼连禅河畔的优楼频螺，他被这里的幽静的密林和清澈的河水所吸引。他发现这里是他继续寻求菩提的理想地方，于是就决定住了下来。随他一道修苦行的阿若桥陈如等五人，都赞成他的决定，并陪伴他一起修行。这五位是：桥陈如、跋提、婆频、摩诃男和马胜。

在印度，许多修苦行人，认为过去有，现在仍然有的一种观点，即通过严格的自我节制，就认为能够除罪，达到清净，最后获得解脱。苦行者乔达摩，决定尝试一下这种信念的真实性。于是他就在优楼频螺开始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。他希望自己的心从五蕴色身的枷锁中获得自由，进而可能上升到解脱的境界。他用最大的热情修习苦行，吃的是树叶和草根，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中拣来的烂布，睡在埋死尸的坟墓中或荆棘床上。十足的营养不良，给他留下一个瘦弱的身体。

这就是佛陀成佛以后，对弟子们曾经讲过他早期修苦行的事。他说：

我修苦行，遵守戒律严格，其严格之程度，超过所有其他之人，我肢体瘦弱，就好像清瘦枯萎的芦杆。

乔达摩这样奋斗了六年，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，但他发现自己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太远。他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，明白苦行是完全无益于修道的，他以苦行寻求菩提的尝试宣告失败了。但是他并不气馁，继续积极寻找新的修道方式，立志要达到目的。接着，他突然记起幼年时代在蒲桃树下打坐时的安静，颇有信心地感到：“这是通向菩提的道路。”然而，他知道，像他那样虚弱的身体，是不能修道的，即是修，也不会有

什么成功的希望。于是他就放弃了苦行，放弃了极端严格的斋戒，恢复了正常的进食。于是使他那衰弱的身体，很快就恢复了从前的健康。气力也有了。可是，他的五个同伴，对他表示失望而离开了他，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修道的努力，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。

然而菩萨（他成佛以前的名称）在没有任何导师的帮助下，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作伴的情况下，他以坚定的决心，充分相信自己的清明和力量，决定作最后的寻求，在伽耶（现在的佛陀伽耶）的尼连禅河畔一个对感官舒适和对精神有鼓励的幽静的地方，在一株树下，盘腿而坐（此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，即觉悟树），以坚定的决心，作最后的努力，并发誓：“即使是筋、骨断裂，血肉干枯，不得无上菩提，决不起此座。”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的努力，精进不倦地专心致志寻求人生真谛直至证得无上菩提。

菩萨运用正念修他幼年时代修过的数息观，进入了初禅的境界，通过逐步的修习，次第进入二禅、三禅和四禅，如是他在禅三昧中清除了自己思想上的不净。一天初夜（下午6时至10时）直接回忆起过去生中的事，他证得了宿命智。接着菩萨以天眼智直接观察各趣众生的生灭以及生存的苦与乐，了解到他们都是以其业力为依据的，这第二种智，是他在中夜（晚10时至次晨2时）证得的。然后，他将自己的心直接指向漏尽智。

他彻底悟到了：此是苦，此是集（苦因），此是灭，此是道（灭苦之道）。他真正懂得了：此是有漏，此是有漏之因，此是有漏之灭，此是导致有漏之灭的道。

他这样证知，也明白他的心已从诸漏中解脱了：从欲漏解脱，从有漏解脱，从无明漏解脱。由于他的心解脱、慧解脱，自然也就拥有了漏尽智。他知道：

毁灭的是生。已修梵行，所作已办，不再有此毁灭的到来





(意思是说不再有身心相续，即不再有生死）。这是他在后夜（晨2时至晨6时）证得的第三种智。

于是他就说了下面这些胜利的话：

作为我自己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和染污，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危险性，就寻求不生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、不忧、不染和脱离烦恼的无上安乐——涅槃，我已证得（意为我已体验到）。智慧和先见在我心中生起，不可动摇的是心的解脱。这是最后的生死解脱，今后不会再有“有”，即不会再有生死。

在另外一个五月的月圆日，乔达摩菩萨三十五岁，他由于完全理解了永恒真理四谛，证得了无上菩提，圆成了福慧具足的佛道，就成为能医治众生疾病的伟大医王了。

佛陀证得圆满菩提以后的一周期间，在菩提树下，体验解脱的法乐。接着他就观察缘起，然后在菩提树附近的六个不同地方单独隐居了六周。第七周末，他决定对从前同修苦行的五位朋友说法——他发现的古道——生灭四谛。

他知道他们住在波罗奈鹿野苑圣地仙人住处，仍在修那毫无意义的极端苦行。佛陀离开了伽耶，去遥远的印度圣城，步行了大约150英里。他在鹿野苑找到了他们。

现在是七月的月圆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月亮从东方升起，高高地挂在天空，佛陀对五位苦行者说：

诸比丘，出家人对二种极端不应有。何等为二？即极端纵欲与自我抑制之极端苦行。此二极端均无益处，圆满证得无上菩提之涅槃，必须克服此种极端，修习中道。具备正知正见，即会证悟菩提涅槃。诸比丘，何为中

道？即此八正道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

佛陀向他们解释了四圣谛与八正道。佛陀这样向五比丘说法，妙转了无上法轮。这就是史称的“初转法轮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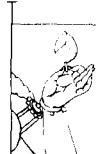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第一次说法，使五位苦行者改变了信仰，于是鹿野苑的仙人住处就成了佛教和出家弟子比丘们的组织——僧团的产生地。

不久，一位富有的青年人耶舍带领五十五人参加了僧团。雨季安居期（7月至11月）结束时，已有六十人证得阿罗汉果，佛陀对弟子们说：

我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，汝等亦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，现在去吧，去为众多人之幸福与快乐漫游，为世间发悲心，为人天获得幸福与快乐发悲心，不要两人同去一个方向。弘法要懂得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精勤修道的意义，并完全记清，宣扬神圣圆满与纯净之修道生活。有些众生眼中无尘，持断灭见，彼等不听法是一大损失。有些众生会懂法。我亦去优楼频螺、去塞纳尼村说法度生。

这样，佛陀开始了他崇高的传教使命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他与弟子们走蒲桃国土（印度的另一名称）阎浮提的大小道路，将一切众生都包含在他那无量悲智之中。

佛陀说法时，不分种姓、部族或阶级，来自各界的男女——富人和穷人、最卑贱的人和最高贵的人，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，婆罗门种姓以外的人，不分贵族和平民、圣人和罪犯——都同样地听佛说法，大家皈依佛，信仰佛，佛也向他们



龍
虎
家